



長億高中 林映廷

〈向陽〉

第三名

忘了是哪時候開始？很自然的就陷入了。或許就像向日葵追逐著陽光，那是一種習慣。

*

「梓宣，我跟你說喔！」MSN 不斷的閃爍著心誼傳送過來的訊息。

「我在聽。」我對螢幕笑了一下。

當初是怎麼跟心誼認識，我已經忘了。只是自然而然的依戀著，就像植物有向光性一樣，那是天性。

我不擅長交際，連跟別人正常交談都有困難。在國中時期，那樣的我被稱做「孤僻」。理所當然的，也就被孤立在班級之外。

心誼是個很特別的女生，是我在班上第一個朋友。有點聒噪，但做事認真、樂觀而且正直。跟她交談後，我才發現，原來我們的價值觀很相近，但她有我所沒有的勇氣與自信。

對我而言，心誼就像是一個太陽的存在吧！追隨著、崇拜著，是理想中的自己。

或許，因為這樣，所以我格外在乎她，我以為這不過是友誼罷了，一直如此……。

人對於未知的事總會下意識的逃避，我巧妙的迴避，我很清楚，一旦引爆了，後

果不可預期。

女校總是有一些傳聞：女同性戀、學姊愛學妹、學妹仰慕學姊……為了不讓我和心誼成為大家的八卦主角，我成了大家口中「重視情誼」的朋友，不只心誼，對每個人都是如此。當所有人都受到特別待遇時，那個特別的人就會顯得不特別。漸漸的，連自己也相信製造出來的假象：我是重情誼的人，而心誼跟我之間只是單純的友誼。

「梓宣，下禮拜有同學會，我們一起回去好不好？」MSN 上顯示著問句，即使畢業多年了，我跟心誼還是有聯絡，我們之間的友情一點都沒變。

「好啊！」我飛快的回應。其實我並沒有特別想見班上的人，這只是想跟心誼見面的藉口而已，我說服自己這是我和心誼太久沒見的緣故。

「太好了！梓宣！」

「嗯？」

「我們是最好的朋友，對吧！」

「才不是。」

「欸？」

「我們是超級好朋友。」我故意逗心誼，彷彿可看見另一頭她被嚇到的表情。

「吼！對了，我想介紹一個人給你認識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梓宣，我交男朋友了！同學會那天我也會帶他去，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喔！感覺跟你有點像，我想你們一定合得來的。」

心誼後面打了什麼我一個字也沒看進去。

我交男朋友了、我交男朋友了、我交男朋友了、我交男朋友了……這句話一直在我腦海中不斷閃爍，像是突然當機的電腦一樣，我無法做出「重情誼」該有的反應，或許我該用愉悅的語氣打說：是哪個男生？如果對你不好話，我可是會狠狠揍他一頓喔！但我什麼也沒做，只是一直呆愣著。

MSN 上心誼問我怎麼了？平時總能飛快打字的手，現在卻像生鏽的機器一樣難以啟動。我如新手般緩慢的打字，總覺得喉嚨被什麼堵住一樣，胸口無法呼吸，一股強烈的壓迫感籠罩在身上。

「沒有！我剛去廁所。」我對心誼說了謊，雖然不是第一次了，但只有這次我感到特別的難受。

「抱歉，我該下線了，晚安。」腦中只想快點關掉螢幕，逃離這難堪的對話。突然慶幸我們不是用視訊或麥克風交談，或許我就會因此露出破綻。

現在的我僵硬得像是快要壞掉的玩具，總覺得心裡好像有什麼東西在蠢蠢欲動著，只想快點擺脫這討厭的感覺。

「是喔！那我們同學會上見！很期待我們的見面呢！晚安！」心誼沒有半點起疑，她還是那麼單純天真，而我只覺得愧疚與恐懼。

關了電腦，我迅速倒向後方的床鋪，手不自覺的緊抓著棉被，像是快要溺水一樣，我發覺自己身處在無邊無際的海洋，而我逐漸的即將向黑暗的深處墜落。

向日葵忘了太陽不會永遠只照耀著她，她第一次面臨了所謂的黑夜。

*

「下堂課要考什麼？」已經漸漸入秋了，我和心誼提著垃圾桶朝回收場前進，這個工作從我國一上做到下學期，當時心誼也是被分配這個工作。

她常利用這段時間跟我聊天，我也只是聽她說。

心誼沒有強迫我一定要回答，她總是聊一些日常瑣事：她昨天看了什麼節目、誰發生了什麼趣事、老師最近懷孕了不知道是男是女、上課好難她都聽不懂之類的。

跟她在一起沒有壓迫感，很輕鬆也很愉快，只有在她面前我才能展現出真正的自己。我開始有所回應，原本害怕與人交流的我不知不覺中被她影響，向日葵吸收溫暖的陽光也能製造一些氧氣。

「等下要考英文喔！欸，梓宣，你看，是楓葉耶！」原本跟我說話的心誼，因為一

片楓葉飄下而被吸引。

「嗯，入秋了。」我們停下腳步，心誼專注的凝視那棵楓樹，而我凝視著她。有人說認真的女人最美，我打從心底認同，不管是誰看到如此專注的心誼，一定都會認為她很美的。

「梓宣，等等我們來撿楓葉吧！做成壓花一定很漂亮。」心誼突然回頭對我說。

「都幾歲了！」為了掩飾自己其實一直在看她，我故意假裝不屑的轉頭。

「可是這麼漂亮，我想做成壓花嘛！」心誼向我撒嬌。

「這有什麼好玩的？」我懷疑的問，只不過是普通的楓葉啊！說不定觀光景點的楓葉還比學校的漂亮。

「因為我想紀念，你看像我們這樣可以一起看楓葉、聊天，不是很棒嗎？把楓葉做成壓花，這樣就可以把幸福保存起來了。」心誼一臉天真的說著。

那不是虛偽也不是謊言，她是真心這樣認為的。心誼像個單純的孩子，總是願意把她的幸福分享給寂寞的我，如果要譬喻，她更像是落入凡間的天使，潔白無瑕。

「真拿你沒辦法！」我笑了，笑的有點想哭。或許是那時候，我對她的感覺有點變化了。

在別人眼中看來我扮演著姐姐的角色，照顧著單純善良的心誼。事實上，沒有人知道，我才是那個受到許多照顧的人。

我們一起做報告、一起吃飯、一起打掃。我們無話不談，就算遇到了芝麻綠豆的事也要拿出來分享，偶爾我們會對某些事激烈的辯論，但我們卻很少吵架，或許有，但也被愉快的記憶填滿了。

那時候的我，被心誼傳染了單純，不要求什麼，簡簡單單的小幸福就可以讓我們很開心。如果說真的想要什麼，我希望我們能永遠在一起。

只是我很清楚，永遠是世界上最短暫的諾言。

向日葵和太陽終究是處在兩個世界，即使太陽看起來離自己那麼的近。

*

我在國二的時候，第一次出現殺意。心誼除了我之外，還有一個要好的朋友，她也是我的朋友——在外人看來。

她是個成熟穩重的女生，心誼跟她很久以前就認識了，據說她們從小學就一直同班到現在，心誼其實很黏她，或許把她當作姐姐看待。

一開始，我只是羨慕而已，羨慕她與心誼的交情。

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？漸漸的我只要看到他們兩個在一起，我就感到一股怒火，或許那是忌妒。

雖然我沒有表現出來，但我很討厭那個女生。我總是故意插進她們的話題，我擅於偽裝，沒有人知道我真正的目的，看起來我只是很自然加入話題，跟兩人都聊得很開心罷了！

一朵雲遮到了太陽，陽光變得微弱許多，向日葵沒有注意到自己正在產生變化。

我的獨占欲太強，強到令人感到恐懼，有時候我會對自己的想法感到害怕，我也害怕心誼知道後，會厭惡這樣的我。

我開始轉移注意，我以為是我太孤獨，只要多交一點朋友，這種令人厭惡的忌妒感就會消失。但是，情況卻沒有好轉，只是越來越嚴重。

就像是染上了毒癮，一旦接觸就無法阻斷，即使內心清楚明白那是不對，但卻無法停止去思考。我像是走鋼索的小丑，戰戰兢兢、害怕自己一個不小心，就會跌個粉身碎骨，甚至波及到無辜的觀眾。

「梓宣，陪我去買東西好嗎？」心誼沒發現到我的異狀，應該說沒人發現到。

「好啊，反正我很閒。」聽起來很無所謂，但事實上我很開心。或許可以暫時脫離那恐怖的負面情緒，長時間下我早就身心疲倦了，感覺隨時都會被壓垮，可悲的是我仍無法擺脫。

看著琳琅滿目的精品，心誼仔細的挑著，我因為這愉快自在的氣氛而鬆了口氣，感覺又像是回到以前，沒有任何忌妒仇恨可怕想法的我。

「心誼，你也挑太久了吧！」我笑笑的調侃她。拿了一個又放了下來，再拿一個，心誼從剛剛就一直重複著同個動作。

「沒辦法啊！看起來都不錯，我想送個好禮物。」心誼嘟起嘴來，而我嗅到一股不對勁的氣氛，我突然痛恨自己感覺靈敏。

「是要送人的啊？」隱隱約約中，我有種不祥的預感，但我仍外表鎮定的挖了墓穴給自己。我害怕著，祈禱心誼不要說出來，總覺得再說下去，自己好像會失控。

「對啊！快到她的生日，我跟她認識那麼久了，今年想送特別一點的禮物給她。她那麼照顧我，我希望她每天都能開開心心的。不過，我一個人拿不定主意，梓宣，你心思比較細膩，可以幫我挑個好禮物嗎？」心誼開心的說著，沒發現到我的沉默。

我知道她只是很單純的喜歡朋友，但是我卻無法克制自己，突然突然好想殺掉那個女生，好想殺死那個讓心誼那麼在乎的女生，只要沒有了她、只要沒有了她……走鋼索的小丑沒發現到自己漸漸的走歪了，下一步就要跌落。

「啊！她你也認識喔！是阿靜。」原本低頭研究商品的她，抬頭對我笑著說出我最不想聽到的人。

小丑跌落了，誰也無法阻止。

*

我什麼都聽不到也看不到，抓著心誼的手就這樣衝了出去，腦袋都是要殺掉黃靜的聲音，我拖著心誼漫無目的的跑。

對了對了！就這樣吧！把心誼關起來，這樣她就不能跟黃靜在一起了，心誼是我的，她為什麼跟我搶，心誼是我最重要的朋友，她那麼多朋友、那麼優秀，為什麼要跟我搶？去死去死，她為什麼還不死？乾脆把心誼殺死好了，這樣她就永遠都是我的了！誰都不能搶走！對！就這麼做！

「好痛……」一陣帶著哭音的呻吟闖入我的耳裡，喚回我的意識。

看著被我抓到紅腫的手，我快速放開心誼，看到的是自己最喜歡的朋友哭著看我。我做了什麼？我驚恐的問自己。

突然感到一股強烈的惡寒，我剛剛在想什麼？我居然想殺了心誼和靜。對自己剛才的失控感到深深的恐懼和厭惡感，好想吐、好噁心。

「對不起、對不起、對不起……」我受不了的抱頭蹲下來，眼淚無法克制的潰堤，只能拼命的道歉，對於這樣黑暗的自己，真的好討厭。

「梓宣？你還好嗎？」心誼關心的問，她還是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。

「不要靠近我，拜託你，對不起，我好可怕、我好骯髒！」聽到心誼移動過來的腳步聲，我哀求著她，我不知道我還會做出什麼事？身體一直強烈的發抖著。我什麼都不知道，只能一直哭著道歉。

是我，是我傷害了自己最重視的朋友，連帶想一起傷害其他人。

沒有人有錯，錯的是我，是我自己太自私、太貪心。

我只能一直哭、一直哭，像是剛出生的嬰兒，大聲的哭喊著把一切的忌妒仇恨貪婪都發洩出來。

心誼沒有動靜，或許她察覺到了我是多可怕的人。哭到最後我連聲音都沒了，只剩下啾啾嗚嗚的啜泣聲。

「好多了嗎？」心誼的聲音傳了過來，感覺好近又好遙遠。她蹲在我面前，拉開我環抱身體的手臂，我的眼睛哭到隱隱刺痛，一時之間無法辨別眼前的景象。我搖著頭想把手環起來，我不想讓她看見我這副難堪醜陋的樣子。

「雖然我不知道你發生什麼事了，可是哭出來心情會舒服一點，不要去壓抑自己，想哭的時候就哭沒關係。」她像是溫柔的母親，安撫著我，才剛剛停下來的淚水又潰堤了。

我只是太寂寞了，我害怕自己一個人，在家裡爸爸媽媽總是寵愛年紀小的弟弟；在家族總是被拿來跟優秀的堂妹比較；在學校總是會被同學排擠欺負，我什麼都做不好，只要做錯就會被強烈指責，所以什麼都不敢做。

其實我想跟爸媽撒嬌，我想變得很優秀讓家族感到驕傲，我想要跟同學開心的相處，我想要有人陪我。

「梓宣就是梓宣啊！不管你覺得自己有多骯髒，對我而言，你就是我最重要的朋友，梓宣。」

而那個願意笑著向我這種人伸出手的人，就是心誼。

心誼沒有問我怎麼了，我知道她其實很在乎、很在意，但她不想逼我。事實上，我還是很忌妒靜，可是我學會讓步一點，因為我沒辦法傷害心誼，所以最後我跟心誼一起去買了禮物。

我很想獨占她，可是我不要看到她哭，我想永遠都看到她燦爛的笑容，因此我不會去做傷害她的事。

雲朵還是沒有散去，但是太陽從縫隙中透露更溫暖的光明，向日葵站挺了、長得更直了。她抬頭仰望，下定了決心。

*

等我醒來時，發現到我是哭著睡著的。我苦笑，連自己什麼時候哭都不曉得。

其實我自己知道，我早在不知不覺中喜歡上心誼，只是我一直不願承認罷了！真的是很諷刺的一件事，鼓勵朋友勇敢表達自己的感情，結果自己卻是最懦弱的人。拼命的掩飾、對所有人說謊，用假象蒙蔽自己的雙眼。

喜歡一個人，到底是喜歡性別呢？還是喜歡人呢？

我想，對我而言，性別是男是女根本不重要。即使心誼是男生，我也會喜歡他。

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？怎麼喜歡上的？那些都不重要了。

即使過了那麼多年，我還是喜歡著心誼。原來，坦率的承認自己的情感是如此的輕鬆，雖然同時我也失戀了。

我想笑，即使到了這個時候，我還是想裝堅強，只是我沒辦法。

眼淚不停的掉落，串成一條項鍊。如果把項鍊送給心誼，她是否就會明白我不能說出口的秘密？不會的，因為我不會讓她明白。

我還記得國三基測，那時壓力大到我快要崩潰，我不是很聰明的人，心誼也是，但她有堅強的意志與耐力。

家人逼得我整個人受不了。跟心誼在一起，或許我變得堅強一點了，所以我徹底的反抗。這是我第一次的反抗，只是代價是：我喪失了跟心誼在一起的機會。

心誼和我考上了兩間不同的高中，她考上了第一志願，我由衷的恭喜她，這是她應得的，因為她是那麼的認真努力。雖然我不能跟她上同間高中很可惜，但只要她能夠幸福，那我也可以忍耐了。

畢業典禮那天我沒哭，在大家的眼中我是個重情誼、酷帥、大方隨和有點少話的人，那終究只是表面形象，真正了解我的只有心誼。

她特地來找我道別，一開始我還堅強的忍著，只是當我回過神來，我臉上早就涕淚縱橫，原本笑著的臉也忍不住了。最後我是抱著她痛哭，其實我想跟她在一起，可是要她放棄第一志願陪我，這個要求，實在是太過分也太任性了。我說不出口也不想說。

直到最後，心誼是唯一看過我哭的人，她不會說出去，因為她知道我愛逞強、裝面子，很多事、很多不為人知的我都只讓心誼知道。

她是最接近我心房的人，我甚至一度想把鑰匙交給她，就連那最黑暗的禁忌之地我也願意坦露。最後我還是放棄了，因為我知道她太過善良，天使她拯救了我許多次，沒必要讓她承受那沉重的黑暗。我相信她，但就是因為太相信她，所以不願看到她為了我的事傷心難過。

向日葵終日追逐著太陽，而太陽也不吝嗇的分享溫暖的日光給向日葵，沒必要讓天空閃耀的太陽蒙上土地的灰暗。

*

到了同學會當天，時間長到已經足夠我整理好自己的情緒，我擅長隱瞞，瞞了好幾年的心意，不過就是再無限延期的瞞下去罷了！對我而言沒什麼困難的，縱使我光是想起她已經有人陪的這件事，還是感到一陣糾結。

同學會辦在母校，班上的人還特地去借場地約老師，而我先到會場去跟大家見面。

人總是會改變的，如果不是過往的熟悉感，或許那對自己而言只是個眼熟的陌生人，我們所有人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著：不外乎是近況怎樣、以前大家怎樣怎樣、還有老師怎麼上課……等等話題，那些都已經是過往回憶了，是不管怎麼想回去也回不了的地方，人只能一直向前走。

我看著以前討厭的人，現在已可以釋懷了；感到陌生的同學，因為有著同樣的記憶之地而有所交流。

手機響起，我接起來只答了一句：我去門口接你，就掛上了。我知道那是屬於心誼特有的鈴聲，就算已經有人陪伴她，她對我的重要性還是沒改變，我現在不打算換，以後也不會。

我在門口遠遠就看見人向我招手，心誼沒有什麼改變，還是一樣開朗活潑，原本中長髮的她把頭髮留長，感覺比較成熟、有女人味。她今天穿一件連身裙，外面套了一件短版外套，顯得俏皮不失可愛，她懂得打扮了。

她揮著手也不管會不會跌倒就朝我飛撲過來，我只能把手張開，迎接她熱情的擁抱。

「梓宣，好久不見，我好想你喔！你變高了耶，不過就算你變了，我還是認得出來喔！」看著她眼底閃爍的光彩，很少有人能夠一直保持這份純真的，而且一樣很聒噪。

我笑了笑，她沒變，我們還是像以前一樣那麼要好。

「我們不是一直有在連絡？」

「那不一樣啦！高中課業好忙，我都只能跟你 MSN，好不容易有了這個機會可以跟你見面耶！我當然很高興。」

「我也很高興。」

我們兩個相視笑了一下，而我注意到了另一個人影朝我們走過來。

「啊！梓宣，我跟你介紹一下，這個人就是我的男朋友：李家豪。」心誼笑笑的退出我的懷抱，拉著她男朋友的手，臉紅開心的介紹。

我笑著，僵硬的。不管演練了多少次，當現實擺在自己眼前時，要接受果然沒那麼容易。

「你好！」他向我稍稍敬了禮。

「你好！」我回敬，同時打量著他。

身材高挑，體格還可以，有點瘦。身上穿著簡便的襯衫和牛仔褲，像是一般青少年，只不過他給人多了一種穩重之感。我直視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像是隱含著什麼，感覺會被看透，很精明也很敏銳，我討厭這種人。

看完的結論就是：我討厭這個傢伙。其實不管他怎麼樣我都無法喜歡他，只因為他是心誼的男朋友。

我對心誼而言是很重要的朋友，所以她會想把男朋友介紹給我認識，但我還不確定這個人是否能給心誼幸福，如果他無法給心誼幸福，就算用盡各種手段我也會想辦法拆散他們。

我要守護心誼，即使她會討厭我，也

沒關係。

*

心誼交了男朋友的事，讓所有人大吃一驚，每個人都笑著鬧他們。

那個畫面太過於刺眼，我遠離他們，不想踏入那塊區域，那裡的氧氣稀薄快要窒息。總覺得那裡像是另一個世界，而我只是站在另外一邊的旁觀者。

那男的不是很熟絡，但該應付的還是會有禮貌的回應，非常巧妙的迴避掉麻煩，或許在大家的第一印象裡：心誼的男朋友是個好相處的人。

長久以來的懦弱培養出我觀察敏銳，我打從心底討厭那個男的。我知道，他跟我是一樣的，對於外人只是表面印象，真正的一面都只有讓心誼知道。

當他看心誼的時候眼神溫柔得像是平靜的夜空。而心誼看著他時，眼神是閃爍的，像夜空的星星。

受不了了。像是背後有許多尖刺一樣，令人不舒服，心情浮躁的像是沸騰的水，想要呼喊卻要壓抑在胸膛之中。他們之間太過於親密、閃耀，我轉頭向更角落的地方走去，我開始動搖了。他們眼中只容納得下彼此，別人都是外人，連我也被隔絕在外，這已經不只是忌妒可以形容了。心誼對我總是溫柔和煦的眼神，我沒辦法讓她眼神閃亮，而那個男生可以，真的很討厭，討厭死了。

「梓宣！」心誼沒有察覺到我的異樣，她還是跟以前一樣單純、遲鈍，或許我該慶幸。

「你怎麼不去？活動快開始了耶？」班上的同學聽說還準備了遊戲，我不得不稱讚這的確是好方法，畢竟大家已經分開了，話題總有限，雖然我跟心誼是個例外。

「不了！我有點累，你參加就好了，而且我有問題想問你男朋友，不介意借一下吧？」我不打算參加，反正我一開始的目的就是跟心誼見面，其餘就無所謂了。

「欸？那個……」心誼為難的看了看我，又看向那傢伙。

我知道她在擔心什麼。在大家的認知裡，我是個「重情誼」的人，我也確實扮演這個角色，我曾經把一個拋棄朋友的花心男修理了一頓，雖然處理方式不太對，不過那花心男是個渾蛋，所以我受到的懲罰沒多重。

「我沒關係，你不是很想去玩遊戲？先去吧。」那男的對心誼微微一笑，只對心誼展現的溫柔，真的是該死的刺眼。

「那……」心誼轉頭看向我，一邊是她的男朋友，一邊是我，她的確該擔心，但我不會真正做出讓她困擾的事。

我向她打包票，「不要擔心，我不會對你男朋友動手的。」要是我動手，心誼也會難過吧！

「還是你擔心我會搶走他？」我半開玩笑的說著，只是當自己說出這句話，心卻感覺抽動了一下。

如果可以，我想要搶走的是你，但這是我絕對不會說出的話。

「吼，又拿我尋開心。那你們要好好相處喔！」心誼馬上展露笑容，像太陽一樣。

我想那種笑容永遠展現在她的臉上。她向我們揮了揮手，跑向前方的遊戲區。

那男的站在我旁邊，我們之間安靜到時空像是靜止了，而前方熱鬧像是辦廟會。

我們一同看著心誼，誰也沒有開口。或許我該問他很多事，我該問他喜歡心誼哪裡，但我現在什麼也不想問，沉默是我們之間唯一的溝通。

*

「你喜歡心誼。」過了好像有一世紀那麼久，他突然開口丟了一顆炸彈給我，不是疑問句而是肯定句。

「你不知道我是誰？」我鎮定的反問。偽裝對我而言不是什麼難事，只是我沒想到埋藏了幾年的秘密馬上就被人發現，還是這個男的。他的確很敏銳而且直覺很準，我最討厭這種人。

「我知道，心誼常常提到你，說到你的時候她都很開心，聽到的時候我就懷疑了，直到我看到你才確定。」他不疾不徐的說，我像是整個人被看穿一樣，這種感覺令我反胃。以前也有過類似的經驗，有人懷疑我對心誼的感覺，但只是懷疑。

「我想你誤會了！沒關係，常有人誤

會，我可是「重情誼」的梓宜喔！心誼只是我最重要的朋友而已。」每次我都用這招打發，我故意用開朗的語氣回答，自然到像是在說事實，雖然自己否定自己只是墜入更深的深淵罷了。

「或許別人會相信，但是你看心誼的眼神跟我是一樣的，眼睛沒辦法說謊。」他非常定神的說，像是早在一開始他就知道自己會贏，說出來的話都是肯定，的確也是我無法反駁的，我更加討厭眼前這個男的了。

「很可惜，我不是同性戀。」如果眼睛會說話，那麼我的眼底剛剛有閃過一絲動搖。我皮笑肉不笑的說出這句話，事實上我也真的不是，因為我只對心誼有過悸動，對我而言性別不重要。

「就算心誼是男的，我也會喜歡他。」他堅定的說著，轉頭看向前方玩耍的心誼，眼神溫柔的跟什麼一樣。

一陣寂靜之中，我輕輕的嘆了口氣。打從一開始我就輸了，不管是話題，還是心誼，我都輸給了這個男的。至少值得欣慰的是他跟我是一樣的，那麼他也應該不想讓心誼難過。

「你為什麼不說，如果是你，你應該有可能可以搶走她的。」李家豪看向我，用只有我們兩個聽到的音量問。

「你鼓勵情敵？」我笑著反問。算了！再偽裝下去也沒用，我徹底的揭開面具，那個連心誼也不知道的我，居然是在心誼的男朋友面前，說真的我很不甘心啊！我真的很討厭李家豪。

「當然不是，就算你告白了，我也會把她奪回來。我只是好奇，依心誼對你的感情，她或許會選擇跟你在一起。」的確，我們都很了解心誼。我曾經假設性的問她我是同性戀會怎麼樣？她居然笑著說那她要跟我在一起，那讓我開心了許久，她是真的有可能會這麼做，只不過，那是建立在她對我的友情之上，不是愛情。

「如果你看過她看你的眼神，就會明白。她對我真的只是友誼而已；而她看你時，雖然我不想承認，但她眼裡閃爍著，那是真正的喜歡。」說真的我很難過，當我看到那種眼神時，我感到徹底的輸了。

「如果你拿你們的情誼壓她，她會同意的。你那麼輕易放手？」我知道李家豪他只是好奇。如果他跟我是同種人，那麼難怪也能懂得我不想放手。

「說真的我不想放手，我一點都不想把她讓給別人。但是，我問你，如果是你，你會做嗎？」我終於反將了一軍，因為我們都不希望心誼難過。

「……現在人又不排斥……」他不願服輸的硬是找藉口。我不小心輕笑出來，沒想到連不服輸這點都有點類似，我果然很討厭李家豪。

「還是不夠開放。她對我有的只是友誼的依賴，沒有愛情，那麼她再怎麼樣也無法得到幸福。就算我不在意他人眼光好了，但心誼沒辦法，我不想看見她被別人用任何奇怪眼神看待，也不想她對我有所愧疚。所

以，我永遠不會說。」我無奈的笑了。就是因為太喜歡她、太珍惜她，就算想再怎麼樣的佔有，也無法做到。

因為太愛了，所以希望她幸福，即使我不是給她幸福的人。

*

我們之間誰也沒再說話，我知道他已經了解了。

「心誼她，對我而言是個天使。」我打破沉默，像是說給自己聽一樣喃喃自語。

「我知道，我也曾被她拯救過。」

「如果你傷害她，我絕對不會放過你。」

「如果傷害她，我也不會放過我自己。」

「你不珍惜她的話我可是會把她搶走，就算是以朋友的身分。」

「我絕對不會讓你有任何機會搶走她，就算只是朋友也不行。」

「你可以給她我無法給的幸福。」

「我會給比你想的還多的幸福。」

「說真的，我超級討厭你。」

「彼此彼此，我也討厭你。」

我們兩個就這樣一搭一唱著，最後我們都笑了，情敵居然成為了朋友。

他已經合格了。該說心誼真的很會看人嗎？我可以因為她選擇了跟我相同的人而

感到竊喜嗎？或許這代表著我在她心裡還是有一席之地的……

沒問題的，即使自己再怎麼感到難過，至少心誼可以幸福，那就夠了。

*

「啊！今天真的過得好開心喔！」心誼笑著，雙頰因為遊戲而通紅。

「嗯！我也很開心。」我也笑著說。

我們三個人走向校門，她走中間各攬著我們的手臂，而我們兩個都很寵愛的看著她，同時敵視對方。

到了校門口，我們即將再次分開……

「梓宣，那我們要先走囉！」

李家豪走到比較遠的地方，讓我們兩個獨自道別。對於他的體貼我很感謝，但我討厭他的事實不會改變。

「心誼，我喜歡你。」我突然用力的抱緊心誼，情敵都給了機會，那我不珍惜也太對不起自己了。跟以前不一樣，我變得比較勇敢了，這一切都是心誼改變了我。

「你是我最重要的朋友。」說完後，我迅速的放開心誼，露出最天真的笑容。

「嗯，梓宣我也很喜歡你！」心誼也純真的笑了。

這樣就夠了。說我膽小也好、奸詐也好，我們之間不會有什麼，只要能用朋友的身分守護她就夠了。

女孩向左走，而她的天使跟著能讓她幸福的人一起向右走，這一次是真的分開了。

不知道下次見面是什麼時候，到時候又會有所改變吧。

心誼，你知道嗎？你是我第一個喜歡的女生，也是我第一個喜歡的人。

對我而言，你是我最重要的天使，所以我會永遠默默的守護你。

我朝著回家的路獨自走著，眼淚還是不爭氣的掉下來，但至少，嘴角是笑著的。

或許，很久很久的以後，我會喜歡上一個男生或是一個女生，但不管怎麼樣，我曾經喜歡心誼這個事實，永遠不會改變。

我希望，心誼你——能夠永遠幸福。

*

向日葵看著夕陽慢慢落下，她已經知道就算面對黑暗她也不會感到害怕了，因為她有了太陽給的光明。

張瑞芬
評語

這是一篇暖洋洋日頭下的散文化小說，梓宣、心誼和家豪的三人關係，心性未定的青少年男女間不可捉摸的曖昧情愫，心態描寫相當細膩動人，沒有喬裝作致的誇張情節，「向陽」隱喻向日葵同性之愛，也暗示了陽光般明朗的未來與包容，作者如果寫作散文，也會是個傑出者。